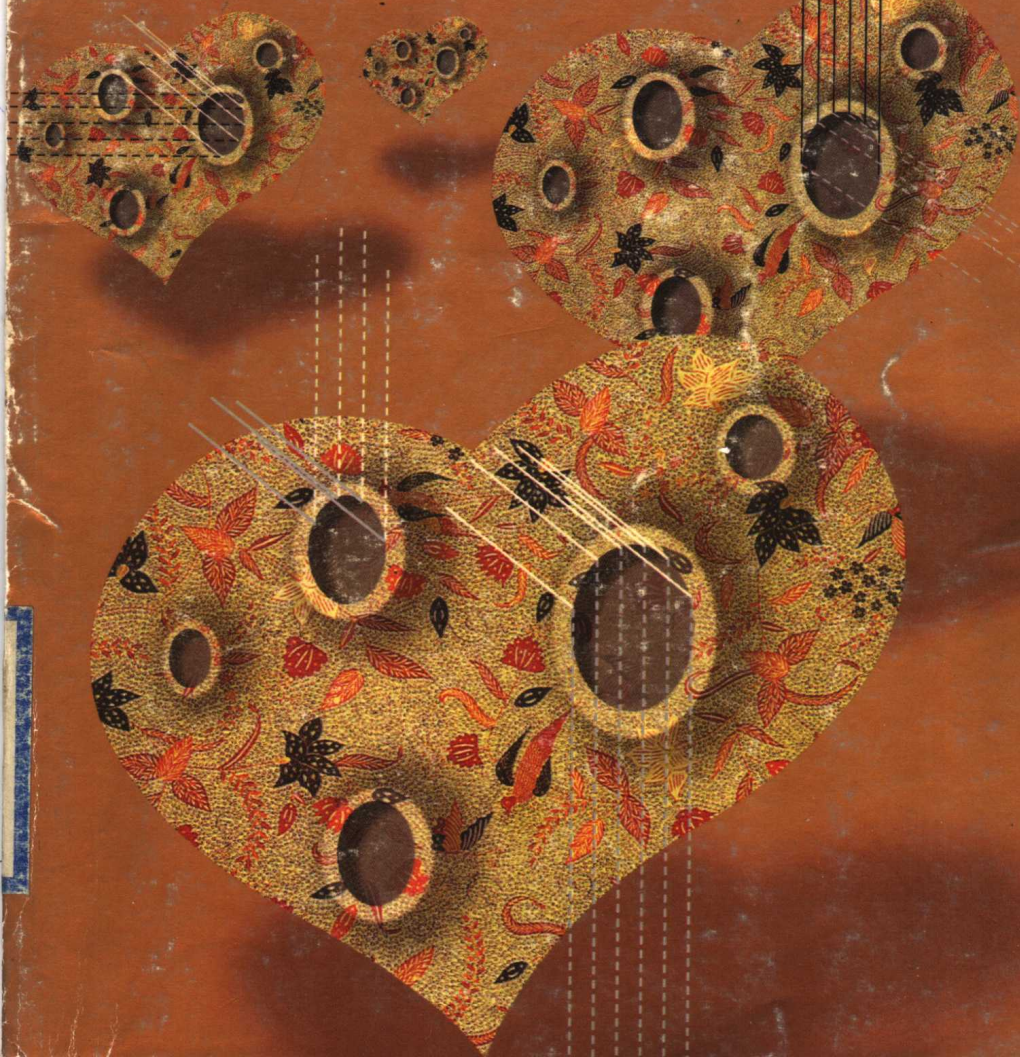


12月
泰山出版社

千肠百结

[英] 汤姆·威尔逊

张彩霞 周国辉 译





十二月文丛

千肠百结

[英] 汤姆·威尔逊
张彩霞 周国辉 译



泰山出版社

十二月文丛

千肠百结

著译/[英]汤姆·威尔逊 著 张彩霞 周国辉 译

出版/泰山出版社 (地址:济南市经十路 127 号 邮政编码:250001)

发行/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

规格/850×1168mm 32K

印张/12.875

字数/300 千

版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80634—114—5/1·11

定价/19.50 元

泰山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直接与印刷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小说是由英国作家汤姆·威尔逊创作的一部爱情小说。小说所讲叙的爱情故事具有古典文学的美,体现了人类的传统美德。

小说描叙了霍桑公爵和亚历山德拉小姐的曲折的爱情经历。在一次旅行中,霍桑公爵遭到了土匪的突然袭击,在这危急时刻,是亚历山德拉小姐救了他的性命。当时亚历山德拉身披盔甲,手持猎枪,身骑骏马,看上去的确像一个男儿。但当霍桑在检查亚历山德拉是否在搏斗中也受伤时,发现“他”竟是一个女儿(一个并不算漂亮的女孩)。按照那时的传统风俗,一旦女孩被男人触摸过,就不会再有其他的男人娶她了。为了报答亚历山德拉的救命之恩,也出于道德上的义务,霍桑公爵冲破了家庭的阻碍和社会的偏见,娶了亚历山德拉为妻。但由于出身和受的教育完全不同,霍桑没有真正地从内心深处爱上亚历山德拉。他很少同亚历山德拉住在一起,而继续同上层的贵族小姐和夫人来往。随着时间的推移,亚历山德拉不但很快适应了贵族家庭的生活,而且表现出了她管家理财的非凡才能以及贵族小姐和夫人所不具备的美德,这一切逐步征服了霍桑公爵。在霍桑公爵又一次遭人暗算的危急时刻,又是亚历山德拉救了他的性命,而她本人身负重伤。最终霍桑意识到了同上层贵族小姐、夫人的来往,得到的只是躯体的快感,而不是心灵上的爱。他突然发现亚历山德拉是那么漂亮,那么高贵,那么伟大,并从内心深处深深地爱上了她。

目 录

1	第一章
11	第二章
16	第三章
23	第四章
39	第五章
54	第六章
62	第七章
75	第八章
87	第九章
97	第十章
106	第十一章
111	第十二章

121	第十三章
131	第十四章
140	第十五章
154	第十六章
167	第十七章
174	第十八章
191	第十九章
221	第二十章
228	第二十一章
250	第二十二章
276	第二十三章
294	第二十四章
308	第二十五章
328	第二十六章
345	第二十七章
354	第二十八章
362	第二十九章
374	第三十章
396	第三十一章
404	尾声

第一章

~~~~~

哈灵顿这位含情脉脉的金发女郎，一只胳膊撑起身子，另一只手拉过一张床单围在了自己的胸前。她眉头微皱，目不转睛地望着——一位站在窗前的年轻男人。他皮肤黝黑，英俊潇洒，刚满十八岁。这位年轻男人倚着窗子，目光在后草坪上扫来扫去，那儿正在为他的母亲举行生日庆祝会。“难道你发现了比我更有吸引力的东西？”哈灵顿女士一边问，一边把床单围在身上，朝窗前走来。

这位青年人叫乔丹，是霍桑家族未来的公爵。他注视着大片大片宫殿般的房产，心里想，一旦父亲去世，就会变成自己的财产。乔丹没有理会哈灵顿女士的发问，他朝下面的院子里望去，突然发现自己的母亲从灌木丛中走了出来。她迅速窥视了一下四周，拉直了紧身上衣，整理了一下凌乱的头发。过了一会儿，哈灵顿勋爵又从灌木丛中走了出

来,重新整理了一下领结。他俩相视而笑,搀在一起,笑声飘进了乔丹的窗口。

看到自己的母亲同她的新情人穿过草坪,走进门廊,乔丹的脸上露出了一副讥诮的神情。他那英俊的面孔紧紧绷了起来。此刻,乔丹的父亲从灌木丛中走了出来。环顾四周,发现没人,就把他最新的情人来尔本夫人从灌木丛中引了出来。

“很明显,我的母亲又有了一位新的情人。”乔丹慢声慢语地讥笑到。

“真的吗?谁?”哈灵顿女士一边问,一边朝窗外望去。

“你丈夫。”乔丹突然转向哈灵顿女士,端详着她那美丽的面孔,想从上面找到惊讶的痕迹,但他并没有发现一丝震惊的表情,乔丹尖刻地挖苦道:“你知道他们一起在灌木丛中,所以她才突然产生从未有过的想同我共枕的欲望,是吗?”

哈灵顿女士点点头,在乔丹那冷酷的目光下显得不安。她用手抚摸着乔丹的胸膛:“我想假如我俩也能同床共枕的话,那将是其乐无穷。我对你的爱慕之心并不是突然产生的,我对你的欲望之火已经燃烧了很久、很久了。既然你的母亲能和我的丈夫偷情作乐,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这样做又有什么不好呢?”

乔丹没有回答。哈灵顿女士上下打量着这个深不可测的躯体,微笑中装出一点腼腆“你感到难为情吗?”

“不!从八岁起我就知道我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现在女人所能做的一切事情都不会使我感到震惊了。假如还有什么事情使我震惊的话,那就是你为什么不想办法使我们六个人一起在灌木丛中幽会,来个家庭大聚会呢?”乔丹完全是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

哈灵顿女士咕噜了一声,像是笑,又像是被吓了一跳。“现在你倒是使我吃了一惊。”

乔丹懒洋洋地伸出手，慢慢地抬起她的下巴，用十分严肃的目光搜索着这张面孔，这样的目光对于十八岁的乔丹来说真是过于世故了。

“我不相信你会对我有真情。”

哈灵顿女士突然感到十分窘迫，把手从乔丹的胸膛上挪开，用床单围紧了她那裸露的身体：“真的，乔丹，我不明白你用那么轻蔑的眼光看着我。”这时她的脸上有点真诚的样子，又有点生气的样子。“您还是没有结婚的人，所以您不了解夫妻生活是多么无聊。假如不通过调情来使沉闷的生活增加一些色彩的话，我们大家都会发疯的。”

她这带有悲剧色彩的语调溶化了乔丹那严酷的面孔，他那坚毅而自傲的双唇上露出一丝嘲笑：“可怜的女士，你们女人的命运是多么不幸呵。”乔丹用手轻敲着她的面颊，毫无表情地说道。“从你们出生的那天起，你们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也不必为之付出代价。即使你们想付出点代价，人们也不允许。你们整天养尊处优，你们的心灵和躯体都已僵化。你们的价值就在于你们的贞节，但第一个男人就使之丧失殆尽。生活对你们是多么的不公平。所以毫不奇怪，你们女人就是这样无聊，轻佻，不讲伦理。”

乔丹的这番话强烈地震动了哈灵顿女士的每一根神经，她搞不清楚乔丹是否是在讽刺她，她耸耸肩膀说：“您说得很正确。”

乔丹疑惑地望着她：“您是否想过去争取改变这一切？”

“没有。”她低声承认。

“我真赞赏你的诚实，这可是你们女人难得的美德。”

虽然乔丹只有十八岁，但他对女人的吸引力却已经是女人们非常热心的话题。哈灵顿女士望着乔丹那讥诮的眼睛，突然感到她像是被一股强大的磁力所吸引。这吸引力来自那深邃的

眼睛,来自他那尖刻的幽默,来自他那成熟的头脑。这些东西的吸引力比他那英俊的面孔和十足的男子气的吸引力还要大;就是为了这些,女人们才拜倒在他的脚下。乔丹懂得女性,更懂得眼前的这位女士。虽然他并不爱慕她,但他还是把她作为一个整体接受了,尽管她有许多弱点。

“您愿意同我上床吗,我的公子?”

“不。”乔丹轻轻地回答。

“为什么?”

“因为我还没有无聊到需要同我母亲情人的妻子一起睡觉的程度。”

“您,您对女人没什么好感,对不对?”哈灵顿女士又问。

“难道有什么理由我应该对女人有好感?”

她咬着嘴唇,不情愿地摇了摇头:“没有,我认为没有。但总有一天你得为了后代而同女人结婚。”

乔丹的眼睛突然闪出光芒,他斜依着窗子双臂交叉在胸前。“结婚,真的吗?那就是说人们这样才会有孩子的?我还一直认为……”

“一点不错,乔丹,你需要一个合法的继承人。”她说,笑着,为能挖苦一下乔丹而感到兴奋。

乔丹幽默地回答:“假如为了有一个继承人而必须结婚的话,我将会从学校的教室挑一个小姑娘,她会听我的一切吩咐的。”

“假如她感到寂寞无聊,需要寻找新的消遣,你将怎么办?”

“她会感到无聊吗?”乔丹用严酷的口气反问。

哈灵顿女士端详着他那高高的身材,宽阔而强壮的双肩,结实的胸膛。他的整个身体就像岩石一样粗犷。他身着亚麻衫和紧身裤,浑身上下都洋溢着令女人倾倒的气质。她扬了扬眉毛回答道:“大概不会吧?”

哈灵顿女士开始着衣,乔丹转向窗口,非常失望地看着那些兴高采烈的高贵客人。对于一个外部的人来说,霍桑家族的的确像是一个繁荣、豪华、充满生机的天堂。它的居住者们是那么华贵,那么至高无上。十八岁的乔丹对这一切毫无兴趣,他非常清楚当客人离开后,这所院子里会发生什么。

乔丹不为自己的家族而感到自豪,他虽然出身贵族,英俊潇洒,腰缠万贯,但他感到这个世界是那么令人厌倦,处处没有人的自由。

劳伦斯·亚历山德拉小姐手托着下巴,目不转睛地望着那黄色的蝴蝶栖息在外祖父小屋的窗台上。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把注意力集中到坐在她对面的那位可爱的白发老人身上:“外公,您刚才说什么,我没有听到。”

亚历山德拉的外祖父愉快地敲着苏格拉底的著作说:“我问今天为什么蝴蝶比苏格拉底有趣。”说完,老人爽朗地笑了起来,这笑声既温和又不失学者的风度。亚历山德拉小姐今年十三岁,身材娇小,既继承了母亲富有光泽的褐色卷发,又继承了外祖父蓝绿色的眼睛。

亚历山德拉带着歉意向外祖父笑了笑,因为刚才是精力分散了。她可爱的外祖父经常对她说:“谎言是对心灵的亵渎,也是对自己所信赖者智慧的亵渎。”她宁愿去做任何事情,也不会去伤害这位老人的心。他一直都在孜孜不倦地向她灌输人生哲学,教她数学、哲学、历史和拉丁文。

她惋惜地说:“我想,假如有一丝希望,我们还处在‘虫’的世纪,我宁愿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

“处在‘虫’的世纪又有什么不好呢?世界上并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老人眼睛炯炯有神地注视着她,看她能否回答出这是引用谁的名言。

“这是贺拉斯(罗马诗人)的名言。”她立刻回答。

老人高兴地点点头:“亲爱的,你不必为你的相貌担心,因为真正的美丽来自心灵,流露在目光当中。”

亚历山德拉把头扭向一边,认真地思考着,但她想不出是哪位哲学家说过这些话。“是哪位哲学家说的?”

“我,”老人愉快地笑了起来。

她被外祖父的笑声所感染,也跟着笑了起来,她的笑声像银铃一般,使充满阳光的小屋又增添了音乐的美。过了一会儿,她又难过起来:“爸爸因为我长得不漂亮而非常失望,每次他回家时我都看得出来。他有足够的理由要我长得更漂亮一些,因为爸爸、妈妈都非常漂亮,而且爸爸是伯爵的第四代堂兄。”

外祖父对自己的女婿并不十分满意,而且也怀疑他同贵族家庭真有什么联系,他故意引用了一句名言:“假如一个人没有美德的话,出身就算不了什么了。”

“是莫利尔的名言。”她立即指出此言的出处,随即又谈起她的相貌。“但是你必须承认命运太不公平了,让我父母有这样一个不漂亮的女儿。要是我长得再高些,有一头金发,不比现在这样子更漂亮吗?爸爸说我现在这样子就像一个吉普赛姑娘。”

说完,她又转过头去注视那美丽的蝴蝶,这时,外祖父的眼睛里闪着喜悦的光彩,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外孙女决不是普通的姑娘。当她只有四岁的时候,他就像教育村里的其它孩子一样,开始教她读书、写字,但她要比村里的孩子们聪明得多,具有学习抽象概念的天赋。村里的孩子到这儿来,只是为了识几个字,然后就回到田地里接父母的班,结婚,生孩子。亚历山德拉却不同,她天生就是读书、做学问的孩子。

这位可爱的老人望着外孙女笑着,心里想:假如自己遵守了年轻时的诺言,永远做一个单身汉,把毕生的精力都用于学术研究,亚历山德拉就不会在世界上出现了。她是奉献给这个世界

的礼物，也就是他奉献给这个世界的礼物。这种想法不断地在他的心里浮现，他又感到有点难堪，这样想不是说明自己太傲慢了吗？但是，当他看到眼前的这个卷发姑娘，这种想法还是给他带来了无穷的欢乐。他能够把她培养成任何一种人，因为在她身上充满着仁慈、欢乐、智慧和不屈不挠的意志；也许在她的身上也存在着丰富的情感，因为每当她父亲回家，她都用她的内心世界去暖化他。

老人又想，她将会同什么人结婚呢？决不是自己女儿选种的那种人。女儿太浅薄了，是自己从小把她惯坏了。亚历山德拉的母亲既软弱又自私，她选中的人正好具有她的性格，但亚历山德拉一定能够找到，也应该得到一位既聪明又仁慈的丈夫。

亚历山德拉生性机灵，看得出外祖父此时的心情变得有些沉闷，便立刻想法让他高兴起来：“外公，你感觉不好吗？是不是又头痛了？让我来给你揉揉脖子吧！”

“我是有点头痛。”说完，外祖父把鹅毛笔在墨瓶里沾了沾。她走到外祖父的背后，开始用她细嫩的小手揉搓着外祖父的肩膀和脖子。

她的手刚停下来，他就感觉脸颊有些发痒。此时他正专心读书，只是顺手去挠了挠脸颊。过了一会儿，脸颊又有些痒痒，当他再用手去挠的时候，痒痒就转移到耳朵上。这时他明白了，是外孙女在用一根鹅毛笔捣鬼，便会心地笑了：“亲爱的小姑娘，我感到这儿有只调皮的小鸟儿在捣乱。”

“因为您太用功了！”说完，她在外祖父的脖子上亲了一下，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拿起了苏格拉底的书。过了不大一会儿，一位妇人从门口走过，吵嚷道：“如果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为上帝服务的，那么你认为上帝为什么造了蛇，它是那么丑陋，那么令人毛骨悚然。”

外祖父听罢这位妇人的话，叹口气，道：“假如有一天我见到

上帝，我一定会问问他的。”

见上帝就意味着离开人世，亚历山德拉对外祖父的这句话感到有点悲伤。这时，突然转来了一阵马蹄声，她高兴地跳了起来，几步冲到门口：“是爸爸，爸爸又从伦敦回来了！”她欢快地叫了起来。

“是该他回来的时候了。”外祖父不高兴地咕噜了一声，但她并没有听到这句话，她很得意今天正穿着自己喜欢的衣服，她快步冲进了父亲的怀抱，但迎接她的双臂并不是那么热情。

“最近怎么样？小吉普赛姑娘？”父亲的语调是那么冷淡。

外祖父站了起来，走到窗口，皱着眉头看着这位漂亮的伦敦人把自己的女儿放进崭新的马车。马车是漂亮的，衣服也是漂亮的，但这个人的道德却是那么糟糕。外祖父难过地回忆着自己的女儿，费利西娅，是怎样一下子就被他那漂亮的面孔和殷勤言辞所迷住的。有一天他的马车正好在老人的门前出了故障，老人主动提出留他在自己家里过宿。傍晚的时候，老人同意了女儿要领这位陌生人出去散步的请求，女儿要带他去看看小溪边、山顶上那美丽的景色。

黑暗降临了，他们俩还没有回来。老人便沿着他们的足迹去寻找他们。那天晚上明月当空，远处的景物清晰可见，他突然发现他们俩在山脚下小溪畔赤裸裸拥抱着在一起。劳伦斯·乔治用了不到四小时的时间就诱奸了费西利娅。

怒火在老人心里熊熊燃烧，他一句话没说就离开了。两个小时后，他带着他的好朋友牧师回到家里。牧师随身带来了一本《圣经》，他要用它主持婚礼。

老人随身带着一只枪，以保证这位伦敦人必须参加婚礼，这是老人一生中第一次携带武器。

劳伦斯·乔治给费西利娅买了一所已经有十年没人住的大房子，还给她雇上了佣人。他不情愿地呆在这个地方同她居住

了九个月。亚历山德拉出生后，便回到了伦敦。只是每年回来两次，每次住上两三星期。

“他是在以他最好的方式生活，”费西利娅经常向她的父亲解释，显然是在重复他丈夫的话。“他是高贵的人，当然不能像一般人那样生活。在伦敦，他的朋友和他的亲戚能够使他和上层人物相聚在一起，从他们身上他可以学会怎样去赛马赌博，这是他唯一能够养活我们的办法。当然他也喜欢同我们一起住在伦敦，但住在城里费用太高，他也不想让我们住进那狭小的房屋。他会经常来看我们的。”

老人怀疑乔治住伦敦的缘由，但他非常清楚他为什么一年只两次回来看望他们，老人曾向他发过誓，如果他一年不至少回来两次，他就带上自己的枪去伦敦找他。然而也没有必要向费利西娅讲明事实的真相，因为她生活得非常愉快，不同于这个小地方的其它妇女，她是同一位“真正的绅士”结了婚，她总是以此沾沾自喜。她自觉身价倍增，像皇后般地在邻居中晃来晃去。

像母亲一样，亚历山德拉天天为父亲祈祷。在他短暂的停留时间里，他受到了母女俩无限的宠爱。

老人站在窗前，注视着这豪华的马车和毛发闪亮的马匹。尽管乔治给她母女俩的生活费非常之少，但他还是赶着一辆昂贵的马车。

“爸爸，这次您能停留多久？”亚历山德拉已经想到父亲不久就要离开的。

“只有一个星期，我是去肯特郡路过这里。”

“你为什么必须在外面呆这么长的时间？”她无法掩饰内心的失望。

“因为我必须这样做。”他摇摇头，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了一个小盒子。“瞧，这是我给你的生日礼物。”

亚历山德拉仰头瞧着她的父亲，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激和高

兴,尽管她的生日是在几个月前而那时并没有收到父亲的贺卡。她打开小盒子,拿出一颗银色的心形小钮扣,她那蓝宝石般的眼睛也就更加明亮了。虽然这个小东西是锡制的,也并不太漂亮,她还是把它放在手心,就像是捧着一块价值连城的宝石。“爸爸,我终身每天都带着它。”她一边低语,一边张开双臂抱住了父亲。“我非常爱您,爸爸。”

当他们穿过这个静静的小村庄时,马蹄扬起了阵阵的尘土,亚历山德拉向看到他们的人不住地招手,好让大家都知道她那英俊威武的父亲又回来了。

其实,她也没有必要向乡亲们宣布她父亲的到来,一到晚上,父亲就会成为所有村民谈论的对象,他们不但会谈到他的到来,还会谈到他衣服的颜色以及其它无数的细节。这个遥远的小村庄几百年来就是如此的沉寂,被人们所遗忘,这儿的村民简朴、勤劳,没有见过大世面,哪怕出一点新事情,就会打破他们沉闷的生活,给他们带来无穷的话题和乐趣。这次乔治赶了一辆漂亮的马车,又够村民谈论半年的了。

对于一个外部人来说,这个小村庄是个荒芜的地方,住着一群多嘴多舌的落后农民。但对于亚历山德拉来说,这个村庄和它的居民都是美好可爱的。

十三岁的亚历山德拉相信上帝赋予每一个孩子美好的品德,她坚信诚实、无私、欢乐是属于全人类的,她自己就是那么天真无邪,那么无忧无虑,那么欢乐自得。

## 第二章



乔丹没有垂下自己的胳膊，手中的枪还在冒着烟，他非常失望地望着曲卷在地上一动不动的格兰杰费尔德。妒忌的丈夫同空虚轻薄的妻子一样，都会生出无限的麻烦。他们不但会胡言乱语，而且还幻想在决斗中会取得胜利。乔丹看着医生在忙着收拾负伤的格兰杰费尔德，心里咒骂那个漂亮年轻的女人——由于她的轻佻导致了这场决斗。

乔丹二十七岁了，但他早就清楚同有夫之妇通奸会惹出更多的麻烦，这是不值得的。所以很久以来，他只同那些不受丈夫约束的女人通奸。上帝知道这样的女人太多了，她们都情愿而热切地同乔丹一起上床。调情是乔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同伊利莎白的调情本来是毫无麻烦的，他俩从童年时代就相识了。最近她回到英格兰做为期一年的旅行，老朋友一见面就开了几个玩笑，当然